

南區文史資料

第八輯

政协长沙市
南區

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南区文史资料

(八)



政协长沙市
南区

学习文史委员会编

目 录

- (1) 争传佳话说龙城
——记毛泽东初访安化 匡达人
- (6) 毛泽东和他的老师袁吉六 周学舜
- (8)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
——记毛主席三次畅游湘江 傅真礼 徐绍洲
- (13) 深切怀念郭沫若先生 **刘肖愚**
- (16) 秋瑾烈士的儿子王源德 黄源庆
- (20) 我与陈国钊同志的一段交往 宾新城
- (23) 长沙烽火简笔 戴立志
- (27) 我参加湘北二次会战的回忆 唐炳煊
- (29) 回忆淞沪抗日蕴藻浜战斗 杨绍吾
- (32) 一篇爱国主义的好教材
——记《厦门三童行》 黄曾甫
- (36) 抗击日寇，为民族捐躯 焦传爱
- (39) 抗日烽火中，南区中等学校迁校纪实 陈庆华
- (42) 回忆日寇轰炸益阳兰溪镇 周学舜
- (44) 天心阁一首抗日名联 曾 翁

- (45) 稻田又是满园春
——历史名校稻田中学复校琐记 柳大荫
- (48) 黄兴小学 刘文谧 肖博文
- (53) 我对南一保校和城南三校的回顾 仇瑞成
- (56) 回忆民办红旗中学 廖庆元 刘文谧
- (60) 天心阁旧有两个国耻纪念亭 黄曾甫 朱运鸿
- (64) 三百年名牌老铺九芝堂
——长沙九芝堂药业集团公司历史沿革
..... 汪崇湘 张晓武
- (71) 长沙市公共汽车的变迁 周祖骥
- (77) 南区市政建设发展概略 韩耀华
- (84) 解放后南区科技事业的发展 韩耀华
- (90) 长沙市花鼓戏剧院今昔谈 屈日中
- (97) 长沙市歌舞剧院发展沿革 屈日中
- (105) 新中国成立后的南区商业 韩耀华
- (112) 解放前后南区交通消防管理概况 韩耀华

争传佳话说龙城

——记毛泽东初访安化

匡达人

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，传说于1917年暑假与原一师同学肖瑜，作了一次步行五县（长沙、宁乡、安化、益阳、沅江）的农村调查。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向访问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回忆说：“（1917年）夏天，我步行游历湖南省，走过了五县。一个名叫肖瑜的同学陪着我，我们没有花一个铜板。”

肖瑜，名旭东，字子升，湘乡人，是著名诗人肖三的胞弟。他在一师读书时，班级比毛泽东要高，和毛泽东一同发起新民学会，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。后来由于肖瑜主张无政府主义，遂与毛泽东分道扬镳，在三十年代侨居国外，客死异邦。

1917年暑假将临之际，在一师读书的毛泽东与在楚怡中学教书的肖瑜商量，利用暑假作一次步行游历。动身前，他们为了便于接近群众，特意改了装，脱下长衫，穿上短装草鞋，打扮成农民模样。肖瑜为了使人看不出，还剃了

个光头。他们随身只带雨伞，换洗衣服和纸笔墨砚，没有带一文钱就过了江出发了。

他们从长沙过江往宁乡的头一天，走到下午二点，肚子饿了，只好在路边一家小饮食店歇脚，虽然饥肠辘辘，可两人身上不名一文，不敢上店叫饭。歇了一阵，毛泽东出主意，向女店主打听附近有没有读书人家。女店主说，翻过店后小山，有位姓刘的翰林隐居在家。毛泽东一听高兴得脱口而出：“我们得救了，去拜访刘翰林。”可怎么见面呢？肖瑜提议送一首诗。他们随即将带的纸笔墨铺开，毛泽东立即吟了第一句：“翻山渡水之名郡。”肖瑜略一思索续了第二句：“竹杖草履谒学尊”，接着他又补了第三句：“途见白云如晶海”，毛泽东接口补上末句：“沾衣晨露浸饿身。”诗成了，诗中的“学尊”说明了来访者的敬意，“白云”“晶海”赞扬了隐居者的高洁，这自然会讨刘翰林的喜欢。“翻山渡水”和“浸饿身”坦然地表示了送诗者的用意。他们翻过小山来到刘翰林家将诗送去，果然回送了他们四十个铜板。他们两人便再回到小店，用了八枚铜板饱饱地美餐了一顿。

毛泽东和肖瑜就这样经宁乡来到了安化。进入了县城梅城镇，已过了早餐时间，他们的肚子又饿了，于是贸然进了一家小饭店。店主热情地揣上了饭菜，吃完饭后，没有钱付饭钱，两人一合计，留下毛泽东记日记，肖瑜沿街乞讨。过了一点多钟，肖瑜才讨了二十来文，还是不够付饭钱。两人又商议拿这些钱买几张红纸，写几幅对联给大商号送去换钱。于是，再由肖瑜上街，他记下几个大商店

的招牌，买来红纸，在饭店里写了几幅嵌字对联，两人将写好的对联送给大商店的老板。商店老板喜欢对联的内容，特别是书法令他们大加赞赏，都爽快地送了盘缠，一数不下百文铜元。

毛泽东和肖瑜手中有钱了，心里踏实了。他们打听到南门外有一座培英堂，是一位有名的秀才叫夏默庵的掌校，放假后还住在学校，就去培英堂拜访。

夏默庵，号德渥，字伯舟，生于清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是本县资水畔善溪口人。少年入学，能诗善文，但在三十岁才受禀。他一生功名不就，遂以教育著述为志，先后曾在衡阳、长沙、武汉等地执教，晚年任安化劝学所长，执掌安化培英堂。他在《七十自寿》诗中写道：“讲学历寒暑，劝学遍遐迩”，正是夏老先生教学生涯的写照。他在教学之余，从事著述，著有《默庵文史杂存》、《默庵诗存》、《中华六族同胞考说》等书。一位这样饱学的先生，正是毛泽东所仰慕的。可当地传说，夏老先生脾气古怪，不轻易接受来访的人。

此时夏老先生听说来访者是两位农家子弟模样的人，料想没有多少学问，便不予接见。毛泽东和肖瑜访了两次都吃了闭门羹，心想非要见见这怪老头。第三次他们写了谒城拜见的帖子。夏默庵被两位青年诚心求教的精神所感动，亲自开门纳见，为了试试他们的才学，就在厅堂的书案上写了一幅上联：

绿杨枝上鸟声声，春到也，春去也；

毛泽东看了，知道是考他俩的。他向肖瑜递了一个眼

色，表示让我来对，略一思索，提笔在纸上写上下联：

青草池中蛙句句，为公乎，为私乎？

夏老先生见毛泽东文思敏捷，对句又胜过出句，还带几分火辣辣的批评味道，感到来访的青年非等闲之辈，立即改变居傲的态度，连连施礼让座，并留食宿。彼此畅论教育，还让客人看了他的诗和《中华六族同胞考说》等手稿。第二天临别时，夏默庵送了银元给他们做盘缠。这个故事一直在安化传为佳话。

1984年5月17日，湖南日报头版报道说，在安化发现了夏默庵的《中华六族同胞考说》手稿等珍贵资料。建国初，毛泽东要研究民族团结问题，曾于1953年5月写信给夏默庵索看此书。可惜这时夏老先生已离人世25年了。

再说毛泽东在安化梅城停留之日，还游了县城的紫云山，登东华阁，步花桥，观泮水，临北塔，在游北塔时还乘兴题了对联：

紫云反照，泮水拖蓝；

铜壶滴翠，梅岭寒泉。

紫云山在县城西门外，山上竹木郁郁葱葱。泮水绕县城，清碧如带，经仙溪入资水。铜壶滴翠，是指安化古时的计时器，圆筒形，下有接滴漏的盘，约一米五高，笔者五十年代在安化一中（原培英堂旧址）读书时，废置在大厅右侧角。“梅岭”即梅山，为雪峰山脉支岭，故县城叫梅城。“梅岭寒泉”为县城八景之一。

毛泽东这次初访了安化后，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，1925年6月，毛泽东从韶山又秘密来到安化，开展农民运动，并

在安化县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。

(注): 本文参阅了肖瑜《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》和《对联》杂志 1985 年第一期《毛泽东妙对安化文人夏默庵先生》

毛泽东题北塔联, 见《安化文史资料》第五集。

(本文作者匡达人, 系冷水江市金竹山电厂宣传部编辑。)

毛泽东和他的老师袁吉六

周学舜

袁吉六先生是前清宝庆的一位进士，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国文多年，同时在省立一中兼教国文。当时毛泽东在一师求学，周谷城在一中就讀，他俩虽不同校，却同时受到国文老师袁先生的教诲，而且都是各自班里古文写得最好的学生。袁吉六先生曾对人夸奖：我在长沙一师教书时，古文好的是毛泽东；在一中教书时，古文好的是周谷城。

袁先生写得一手好字，做得一手好文章，讲课也很神气，对学生要求严格，治学严谨。毛泽东曾甚为赞赏地说过：我能写古文，颇得力于袁吉六先生。袁吉六先生逝世后毛泽东还为他题写了墓碑。

袁吉六先生对学生的作文评分很严，能评上60分的作文便是佳作，给过20、30分不为鲜见，甚至给5分的也有，因此学生有反感。有时严而不当，不免使师生之间发生不愉快。有一次，周谷城在作文里引用一句古文：“日月其除”并在“除”字右角上加了一个小圈，表示这个字要读去声。袁先生对此很有意见，在作文本上用行书足足批了两页，又在课堂上当众解释了几十分钟。

袁吉六先生和毛泽东之间也发生过冲突。毛泽东作文时，习惯于在文章结尾处注明日期，以便日后检阅，袁先生却反对这样做。

有一次，袁先生连续用命令的口气要毛泽东将写日期的作文撕掉重抄，毛泽东未加理睬。于是，袁先生便怒气冲冠，亲手将毛泽东的作文撕了。

尽管袁吉六先生执教方法有些欠妥，脾气也较古怪，又曾和毛泽东闹过如此一场不愉快，但毛泽东对袁先生仍有上述的好评，足见毛泽东能看到老师之长而尊敬之，令人钦敬。

（本文作者为市实验中学退休教师）

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

——记毛主席三次畅游湘江

傅真礼 徐绍洲

长沙，是江南重镇，楚汉名城。由于她地处湘中富饶的河谷平原，北瞰洞庭，南依衡岳，素有“荆襄唇齿，黔粤咽喉”之称。历朝均设州、府、郡而治，为地方州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1920年前，长沙市也是毛泽东早期读书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的地方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毛主席于五十年代来湖南视察工作时，曾先后三次乘长沙轮渡长轮一号和长轮三号畅游湘江，给长沙人民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。

1955年5月30日凌晨，在省、市公安部门主要负责人的指挥下，长沙轮渡公司长轮一号、公安号汽艇、木划子、划工和随游人员（有的是民警）都集中新河码头待命。

8时许，按上级命令：轮船、汽艇、拖着木划子、载着人员，逆水行至大托铺机场附近的河边停靠待命。上午10时许，毛主席在周小舟等省委领导的陪同下，神采奕奕、健

步来到轮船上。毛主席在船上关切地对水手杨富生说：“你们工作辛苦啦！”又说：“河里工作是辛苦一些。”又走到机舱门口，向机舱人员招手说：“你们好！”司炉工陈立生激动万分，很久才说出一句话：“您老人家好！”

当轮船开到江中时，公安号汽艇和六只木划子分散在轮船的一边，等待毛主席游泳。不一会，毛主席身穿游泳裤，扶着小梯下到浅水区，先用手蘸水在胸前拍一拍，然后跃入江中，毛主席有时侧游，有时仰游，但主要是仰卧在水上，并用浓厚的湖南家乡口音与随游人员攀谈。由于毛主席平易近人，随游人员尹渊泉同志，大着胆子问主席：“您为什么老是仰游？”毛主席说：“你们咯还不晓得？咯就是休息。”他边说还边教大家在游泳中如何注意休息。那天，天气晴朗，江水流速很快，游程约10多公里，在桔子洲西岸牌楼口码头上岸，随即乘车到岳麓山去了。

1956年9月8日，毛主席第二次乘坐长沙市轮渡公司长轮1号畅游湘江。这次，是在南郊豹子岭附近上船的，顺流而下，游程约15公里。在船上，毛主席曾吩咐服务人员，给船员和工作人员送汽水，果露，点心，并走到驾驶台慈祥地对船长唐让维说：“小唐，你开这个船很吃力吧？以后要开更先进的船。”下午三点多，毛主席在桔子洲头上岸。刚上岸，一眼就看到多年失修的洞庭宫（即柳毅庙）问左右的人：“这是什么庙？”大家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随即和大家讲《柳毅传书》的神话故事。毛主席披着睡衣，穿着拖鞋来到菜农的屋门前，和菜农们一一握手，并坐在长板凳上与他们闲谈，半小时之后才离开。

1959年6月24日，毛主席第三次乘坐长轮3号船畅游湘江。这次在中山西路码头上船，轮船逆水行至南郊猴子石附近入水，顺流而下游程约10多公里。毛主席在船上看到老船员宋福林撑篙开船时，还帮助抽出在泥中的篙子。毛主席走到机舱门口向机长邱菊元说：“你读过多少书？”还说：“要努力学习，今后有精密的机器，要有文化才能掌握。”最后走到驾驶台，向船长问寒问暖。船长杨启光接过毛主席给他的一枝香烟时，万分地激动，情不自禁地掉下幸福的眼泪。

下午三点多，毛主席再次登上桔子洲，他在菜农户的屋坪上一一询问菜农的生产情况，谈到高兴处，他指着周小舟同志问菜农：“你们认识他吗？”菜农说：“不认识。”毛主席幽默地说：“他是绣花姑娘。”这时候有一个菜农跑到牛头洲小学大喊“毛主席来了，毛主席来了！”那天牛头洲小学的师生正在搞劳动，经这个菜农一喊，首先给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叫董威棣的听见了，她还有点不相信，但还是带了几个学生冲到外面去看。走到菜农户的屋坪，只见毛主席和一个高个子坐在上一起（后来听人说是罗瑞卿）。啊，毛主席真的来了！紧接着黄清华校长和大部分老师、学生都来了，环立在毛主席的周围。毛主席问：“你们的校长是谁，来了吗？”黄校长立即回答：“我是校长，叫黄清华。”于是把老师们一一作了介绍。毛主席又问：“你们学校是几年制？”黄校长说：“六年制。”毛主席凝思了一会说：“教育要革命。”黄校长看到人越来越多，怕保卫工作不好做，就向学生们说：“大家快回到学校去，等一下，毛主席会到

我们学校来的。”学生们一听，哗啦一下，都奔回了学校。老师们刚把学生队伍排好，毛主席果真来了。他老人家向老师和学生频频招手，勉励学生要好好学习，还和老师、学生一起合了影。

从学校出来，毛主席边走边对周小舟同志说：“娃娃们有势力，一下子就把我们围住了！”不久，毛主席就上了轮船。洲上的人赶来欢送，直到轮船看不见了，仍依依不舍地站在洲头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毛主席畅游湘江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许多群众都想亲眼看看毛主席。6月26日下午6时许，毛主席再次畅游湘江后，准备从中山西路原汽车渡口上车时，集中在中山码头数以千计的群众大声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”毛主席听到群众的呼声后，没有上汽车，而是举手向群众致意，并朝码头走去。为安全起见，周小舟对毛主席说：“那是街上。”毛主席说：“他们不是在那里招手嘛，我去看看。”随即大步朝码头走去，并不断挥手致意。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，他们赶紧维持秩序，叫群众让出了一条道。围观的群众自觉地后退并拍手欢呼，向毛主席致敬。毛主席一直走到中山西路口，才上汽车离去。

1956年，毛主席在广州视察工作时，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，我想畅游长江，但在游长江之前，预先去湘江看看。所以，毛主席在畅游湘江之后，以70岁以上的高龄，还多次畅游长江，并写下了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这阕光辉词篇，显示了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和大无畏的精神——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。读了令人无限思念，无

限景仰！

（作者傅真礼同志是轮渡公司的离休老干部、徐绍洲同志也是本市离休老干部，当时，他们都定居水陆洲。文中记述有的是作者亲见亲闻，有的是查证史料和走访当年老人口述。）

深切怀念郭沫若先生

刘肖愚

1992年11月16日，是郭老一百岁诞辰。虽然我虚度年华86春，有很多往事已难记起，然而对我敬仰的郭老，仍记忆犹新，深切怀念。

1927年2月，经鲁迅先生介绍，我随孙伏园教授到达汉口。孙教授任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主编，我任助理编辑兼记者。4月将介石背叛革命，5月《中央日报》刊出了郭沫若先生的讨蒋檄文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，这篇檄文义正辞严地用事实揭发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真相，笔锋犀利，入木三分，特别在刻画蒋本人一副阴险毒辣的凶恶面貌时，活灵活现如见其肝肺然。

以后郭先生也到了汉口，又写了《脱离蒋介石以后》的长文，陆续在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上刊出，也是写得很出色的讨蒋檄文，由于我是檄文的初校人，先睹为快，受教良深，因此内心非常佩服郭先生，只是尚未会过面。

1933年8月我东渡日本东京留学，1934年魏猛克来到东京，当年8月有一天他邀我一同去看望久住东京郊外的郭沫若先生，同行的还有林林、任白戈等。郭先生热情地